

波斯之太陽神（Mithra）神像。又當中空處，交互繪男女頭部，及半身像。其中女像盛飾香花，手挈酒樽酒杯，亦有彈琵琶者。據斯坦因解釋，女像在「希臘式」面容中，雜有地中海東部（Levantine）或賽卡興（Circassian）式的美。其首飾又表示近東或伊蘭風味。其他青年男半身像，據斯坦因解釋，頭部姿勢，十分像羅馬人，右手高舉，左手屈指不一，類似希臘羅馬人作猜拳遊戲。其他半身像，濃鬚、厚髮，衣飾富麗。當然描寫從北方，或東方來之蠻族。又與此風度相反者，在花帶中間，繪一印度王子半身像。珠寶裝飾全身，頗為華麗，面貌清潔，眼膜半垂，表示柔和情態。頭戴峯巒形頭巾，顯為「希臘式」佛教美術雕刻中，表示喬達摩王子未成佛前形式。又在東南面殘餘牆壁上，繪皮珊多羅王子（Prince Vessnata）本生故事行列。從進門左方起，繪王子出宮門像，至以白象送給四婆羅門為止。又在白象膈窩上，發見一段法盧文題記，經研究為畫家“Tita”名字。及所得報酬數目。據斯坦因所述，“Tita”名詞，在西元初幾世紀，通行於羅馬東垂，當時一位裝飾畫家亦取此名。（向譯斯坦因考古記八三一八九頁，插圖五四、五六、五七。）據上所述，由其人像作風，及題詞，是此壁畫完全出於波斯西部，或東羅馬一派藝術家之手，已勿庸吾人多言。自其白象膈窩中之題識觀之，顯然與修建密遠寺院之工程師，及畫師有關係。疑當時或有安息人，或東羅馬人東來，傳播佛教，或表現其藝術，因題東羅馬畫師之名，證明壁畫模仿之所自出也。吾人又檢查中國記載。漢書西域傳稱「安息以黎靬善眩人獻於漢」。黎靬即（Reken）指今敘里亞地，後漢時屬於東羅馬，中國史書稱之為大秦。善眩，即幻術也。又孝堂山石室所刻幻人形狀，皆作西方人姿態，或即描寫黎靬之幻人。由大眉眼之表情，與壁畫上持花帶人像略同。漢書地志張掖郡有黎靬縣，據顏師古注，因居黎靬人而得名。是漢時東羅馬人來漢者必多。至安息與中國交往最早，最初來中國傳譯佛教經典者，為安息人。如後漢桓帝時之安世高，安玄，是其例也。羅布淖爾居中西交通之咽喉，凡由西東來者，必過此地。則伊蘭人，或羅馬人來中國之藝術家，及傳教士。因即逗留樓蘭，表現其巧妙之藝術手腕，極為可能也。據此，則此一帶寺院之壁畫，或即為波斯人，或羅馬人所作。最少其作風亦必模仿伊蘭或羅馬也。